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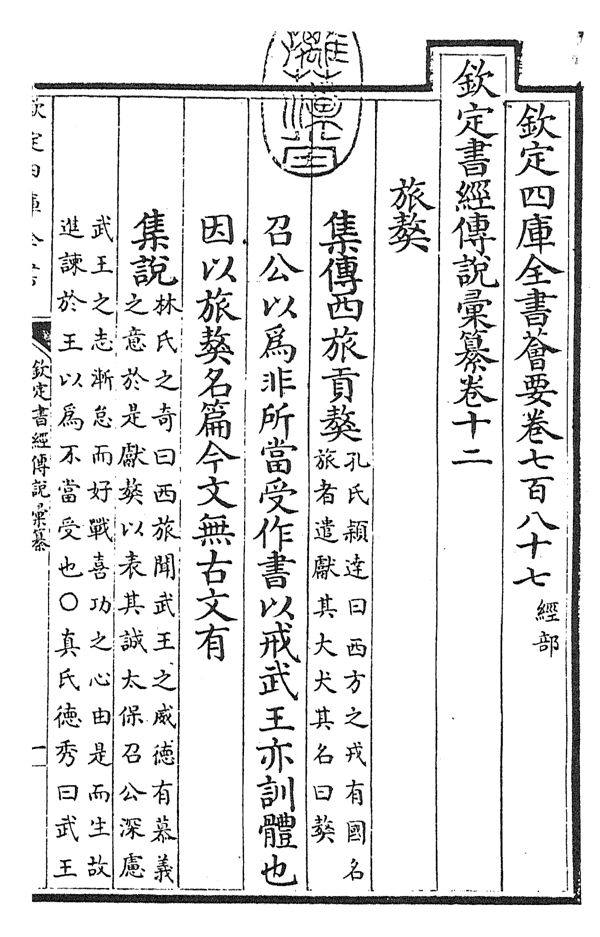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二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百八十七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二

旅獒

集傳西旅貢獒孔氏穎達曰西方之戎有國名旅者遣獻其大犬其名曰獒

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王亦訓體也

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林氏之奇曰西旅聞武王之威德有慕義之意於是獻獒以表其誠太保召公深慮武王之志漸怠而好戰喜功之心由是而生故進諫於王以為不當受也○真氏德秀曰武王

大聖人也西旅貢獒初未之受召公恐其恃大德而忽細行以獻獒之受爲無損故豫戒之如此蓋積行而成德猶累土而成山一簣虧而全功俱虧彼以聖人而猶致其謹今人未有寸善則曰吾知顧其大不暇卹其細可乎哉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集傳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

云者葢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案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躇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朱子曰召地在岐邦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史記云與周同姓姬氏陳氏師凱曰史記注譙周云周之支族食邑於召

此旅獒之本序

集說 孔氏穎達曰成王時召公為太保知此時太保亦召公也○林氏之奇曰人臣之諫其君必救之於其始始之不救其末將有不可勝救者才通道於外域而受旅獒之獻四夷聞之則將爭以珍奇進而人主之欲寖廣矣此所以諫王也○張氏九成曰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呂氏祖謙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邱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爲謹終於示後嗣則為謹始○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於一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於此始隤指折膠而一陽生暑於此萌諫於微則為力易待其着則難矣○王氏綱振曰曰厎貢見本是獻忱原無窺伺曰厥獒見本一方物不是珍奇但召公為慮未然視無形聽無聲事君如事父耳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集傳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 孔氏穎達曰玄纁絺紵供服也橘柚菁茅供食也羽毛齒革瑤琨篠簜供器用也 言無異物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明王於所貢之方物不責彼之所難得不求我之所無用不責彼之所難得而其所獻者皆其易得之物也不求我之所無用則其所受者皆有用之物也○陳氏櫟曰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

慎德所以自能致貢物惟所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之物非所當獻亦非所當受一受之則荒怠之心生而慎德之意失矣○陳氏雅言曰四夷專指中國之外而言遠邇兼指中國之内而言○王氏肯堂曰慎德言德已盛大而猶不敢忽於細行之謹惟恐怠心之生於忽也所謂念無妄動而猶不懈於操存事無過舉而猶不懈於細微是也不敢以異物來貢者知明王能謹德必能謹好尚而不敢以玩物黷之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集傳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

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孔氏穎達曰昭德之致正謂賜異姓諸侯令其見此遠物服德畏威無廢其貢獻常職也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集說黄氏度曰以物爲分賜蓋以四方畢獻誠有輔佐之功不敢獨饗也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後可○朱子語類問時庸展親諸家多訓展作信是否曰展審視也不當訓信○吕氏祖謙曰聖人公天下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

嘗無等差自親及疎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陳氏經曰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物所以示錫予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於九鼎○金氏履祥曰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闕鞏之甲是分伯叔非無方物也以寶玉爲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以方物爲重所以示服遠互文以見義也○申氏時行曰異姓之邦視君德以爲從違者也頒之以方物使之盡藩宣屏翰之責而無廢其職故天下知有忠也伯叔之國視君德以爲親疎者也分之以寶玉使之篤水木本源之思而益厚其親故天下知有孝也此蓋公天下來王之物以發天下尊王之心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

其力

集傳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顧氏錫疇曰狎者與之暱也侮者禮之倨也一是視為私人一是忽為易與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集說孔氏穎達曰太甲曰接下思恭不可狎侮臣也論語曰使民如承大祭不可狎侮民也君子勞

心小人勞力故別言之○林氏之奇曰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苟盛德之至則周旋中禮尚何狎侮之有既不自侮則何人侮之有此君子所以為之竭其謀慮小人所以為之致其筋力君子小人以其位之貴賤而言之耳○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謹德之至則敬恒勝怠義恒勝欲故盛○陳氏櫟曰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耳安能得其盡力必如文王感民子来方為盡其力○王氏肯堂曰德盛之人心無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以入之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集傳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爲之度惟其正

而已

集說 林氏之奇曰耳不役於聲目不役於色則玩好不可得而惑中心至正湛然無營此百度所以惟正也○王氏炎曰心官爲主而耳目從其令則非禮勿聽視百度正矣耳目爲主而心爲所役則物交物而爲所引百度何由而正○王氏樵曰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須心爲主不可爲耳目所役事之可爲不可爲一斷之以百度之正昭元年左傳子產論晉侯之疾曰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杜預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志不可役物百事之節惟其正如興居有節或以遊畋聲色燕飲而失興居之正皆爲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不合於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褻王言瀆政體亦爲耳目所役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集傳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已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集說王氏十朋曰玩人則以驕而滅敬故喪德玩物則以慾而勝剛故喪志○陳氏櫟曰喪志則亦必喪德矣未有溺志於物而可以修德者○王氏樵曰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申氏時行曰此申上二節玩人玩物之害以見不可不戒也狎侮則不特無以盡心力也始焉德未盛而玩人卒至併其未盛之德而喪矣役耳目則不特百度之不貞也始焉心役於物而玩物卒至心之所之無不失正而喪之矣戒是二者則敬以勝怠義以制欲而德其有不謹乎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集傳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巳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酬應也又曰志我之志言人之言○呂氏祖謙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工夫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我知言內外交養如此自然不作無益不貴異物○陳氏雅言曰志以道寧即舜授禹以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也言以道接即舜授禹以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者也○王氏樵曰志以道寧則知止有定此存乎中所以應乎外也言以道接則非禮勿聽此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王氏肯堂曰感物而發者已之志也必乘其時而省察之使皆發于天理之當然而不涉于人欲之危是之謂以道而寧敷奏于廷者人之言也必即其所奏而揆度之必合於天理之公而不徇於已私之偏是之謂以道而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集傳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益切至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遊觀徒費時日故為無益奇巧世所希有故為異物諸是妄作皆為無益諸是世所希皆為異物○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濘是非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也犬不習用傳記無文○楚語晉趙簡子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及左史倚相若夫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寶賢也○真氏德秀曰為無益則心志分而功不成貴異物則征求多而民不足惟知本務實者不然工商之巧不如農桑之朴錦繡之奢不如布帛之溫推

類而言莫不然也○胡氏士行曰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金氏履祥曰上文因玩物而上推玩人之失以防其原此段因寶物而歸重寶賢之意以易其好○王氏樵曰此一段三節無益與異物猶泛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寶適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王氏肯堂曰人主好奇異而奇異之物雖必不可至者天下爭思中其欲而竭力奉之若移此心惟好乎賢則賢人又何不至乎苐患好之不專猶弗好耳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集傳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所謂小物一簣指受獒而言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當早起夜寐常勤于德輕忽小物積害毀大故君子慎其微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昃慎終如始○林氏之奇曰太保拳拳之意既盡於此矣故又嗟嘆而重申其義也言明王之慎德其於早夜之閒兢兢業業無所不勤也夫苟以細行為無益於德而弗謹之則日積一日其為大德之累也必矣為山假設以見其意耳蓋武王之心必自以

為威德之盛矣雖納一獒未足以為損也太保則謂損盛德者惟在夫此而已矣此其進諫之本心也○朱子語類問不矜細行與矜而不爭之矜如何曰相似是箇矜惜持守之意○呂氏祖謙曰當於一嚬一笑一動一作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足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陳氏經曰人主常持未成之心於既成之日此是純亦不已之意○陳氏雅言曰一篇以慎德為綱領而此之夙夜罔或不勤又慎德之工夫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集傳信能行此王氏曰休曰茲謂此一篇之言謂誠能行此言也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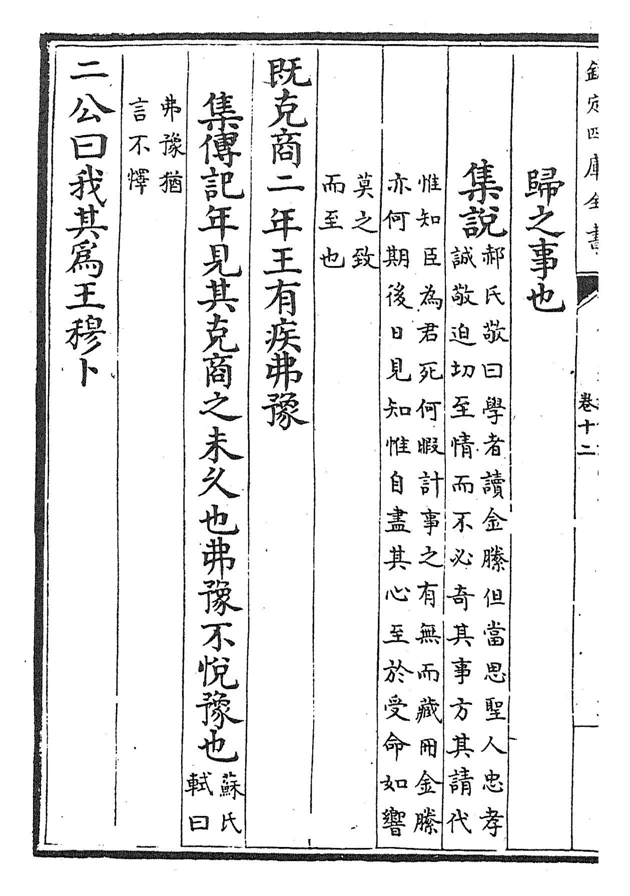
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太保旣以是訓王厥後凡四夷所獻中國所受一如太保之訓觀肅愼氏楛矢之類可以見矣所謂允迪茲者也周之子孫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信乎其世王也夫却一獒之獻亦細事耳而世王之兆實見于此則知夫人君之所以祈天永命以爲社稷無疆之休者蓋不在大也○胡氏士行曰允迪非姑言之而已茲一念也民業之安王業之所係焉其本至近其效至遠此召公所以拳拳也○王氏樵曰允迪者以誠懇惻怛之心而身體之也生民保其居是由吾一念之常愼則幾微毫忽之間無

足以遺害於民者故得各安其生也惟乃世王者一念常慎則幾微毫忽之間皆足以垂範於後而子孫法之可以永守王業矣○王氏肯堂曰脩省於一身者甚小而貽福於天下者甚弘撙節於一時者甚微而燕翼於後世者甚遠

總論 林氏之奇曰范内翰曰聖人能從諫於未然賢王能改過於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虛已而納之是從諫於未然之時也○董氏鼎曰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累德然其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說而旅之獒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已明矣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而不諫此古者所以君明臣良而後世鮮儷也

集傳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揺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録其冊祝之文并叙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藏於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



歸之事也

集說 郝氏敬曰學者讀金縢但當思聖人忠孝誠敬迫切至情而不必奇其事方其請代惟知臣為君死何暇計事之有無而藏冊金縢亦何期後日見知惟自盡其心至於受命如響莫之致而至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集傳記年見其克商之未久也弗豫不悅豫也 蘇氏軾曰弗豫猶言不懌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集傳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因風雷之變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於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

附錄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陳氏櫟曰證以昭穆有幽陰深遠之意○姚氏舜牧曰穆卜當是朝廷成禮凡卜皆言穆

案孔傳以穆為敬據爾雅釋訓文也蔡傳誠一而和同既推廣言之至如陳氏姚氏諸說亦可參觀以盡穆卜之義耳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集傳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却二公之卜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有請命代死之志是出於中心之誠雖同時如太公召公亦不使之知故託辭以告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

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集傳功事也孔氏安國曰周公乃自以請命為己事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別爲一壇北向周公所立之地也孔氏穎達曰大除其地於中為三壇周公為壇於南方亦當在此墠內鄭云時為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存焉植置也珪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林氏之奇曰漢孔氏曰璧以敬神置於三王之坐周公秉桓圭以為贄案下文曰屏璧與珪則圭璧似皆以祈神非執桓圭以為贄也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

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揺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

集說 程子語録或曰金縢之禱不知命乎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時氏瀾曰周公之卜但公家自舉之禮二公之欲卜將動朝廷之典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也太王王季文王當在昭穆之数則禱在宗廟何必為壇墠周公所以特爲壇墠者則知不敢禱于宗廟而自禱也○陳氏經曰孔子曰丘

之禱久矣孔子之不禱爲已也周公之禱爲君親也爲已而禱是不知命爲君親而不禱是不知義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集傳史太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王氏肯堂曰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遘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

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鈌文舊說謂天責取
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皆主
祖父人鬼爲言至於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
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墜天之寶命文
意可見又案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
或者疑之葢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
則宗社傾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
誠切至欲代其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

於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於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周公之禱蓋用武王名及史官記載則諱其名而代以某字桓六年左傳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之諱也蓋始於周自周以前不諱名也○自太王王季而言之曰元孫自文王而言之則曰丕子其實一也元長也丕大也皆謂武王以長子繼世而有天下也○朱子語類問周公代武王死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時氏瀾曰武王為天之元子受天之命而建基業平定天下固武王之責也然三王先受命而武王終之武王之命不延則不能終三王之業是亦三王之責不盡也然

則武王之責乃三王之責故欲以身代武王之身也

附錄朱子曰有丕子之責于天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陳氏櫟曰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故疑于天之下有缺文若依語錄用晁說則二句文意渙然矣

案三王有丕子之責于天蔡傳以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此切對祖父人鬼而言但于天之下須添如欲其死一轉故疑有缺文也朱子平日論書及此則取晁氏之說以丕子之責如責其侍子之責此切指天而言之蓋上帝之旁應有如侍子者常服事之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是也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二句緊相承接並無缺文矣要之祖孫一氣天人一理能事三王即可以事上帝理本

相通正不必執一說以詮經耳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集傳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多藝能可任役使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不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集說時氏瀾曰周公自思惟材之與藝恐猶多於武王可以代其死而事鬼神此公之實言○蔣氏悌生曰周公勞而不伐謙莫如周公此對三王在天之神自伐如此何也家國事重一時愛兄之心勝矜

伐謙抑所不暇計此乃聖人惟德動天處未可以輕易議之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集傳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嘆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

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以其身能事鬼神是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元孫受命于帝庭以有天下敷布其德以佑助四方之民用能定爾三王之子孫于下土或為天子或為諸侯使四方之民莫不敬而畏之則是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此所以欲以旦代某之身也○王氏樵曰天下初定民心易揺武王一身下則子孫黎民所賴以安定上則先王廟祀所賴以依歸三王若不任其保護之責而使天降之寶命一失則不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感動三王最在此數語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集傳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集說蘇氏軾曰周公之禱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以己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張氏九成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姦之窺危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之畔周公之先見微矣○呂氏祖謙曰此非與三王為要約也周公誠意之至自及於此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集傳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王氏柏曰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以龜之三兆卜之而三龜皆吉故曰一習吉習與習坎之習同三龜既皆相因矣則又以占書而考之於是啓其鎖籥觀其所藏之占書亦吉也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即春秋所謂繇而此所謂書也

附錄朱子曰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時氏瀾曰龜三而吉一故曰一習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集傳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非謂天責取武王也

集說薛氏肇明曰體與詩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

卜人占坼然證以詩之語則卜看兆體亦可通上下言之

附錄 曹氏學佺曰先儒因新命于三王即疑上文能多材多藝以事鬼神非指天言亦不必如此拘泥古者人君祀天地必以祖考配享其有所禱于天地亦必藉祖宗之靈以為之請蓋天至尊不敢唐突而祖宗至親殆可以情告也謂新命于三王即新受命于天可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集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 孔氏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之 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案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

辭書於册既卜則納册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林氏之奇曰周官占人凡卜筮則繫幣以比其命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册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孔氏穎達曰既告神即是國家舊事其書不可捐棄又不可示諸世人故藏于金縢之匱耳非周公始為此匱藏此册祝為後來自解計也

集說程子語錄問周公既禱三王而藏其文於金縢之匱中豈逆知成王之信流言將以悟之乎曰

以近世觀焉祝冊既用則或焚之或埋之豈周公之時未有焚埋之禮而欲敬其事故若此乎○林氏之奇曰公自壇墠歸之明日而武王遂已瘳矣請代武王之死者周公之本心也王瘳而周公不死此則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朱子曰既克商二年至王翼日乃瘳此敘周公請命之事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集傳管叔地理今釋管國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周武王弟叔所封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

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揺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

集說 朱子曰武王既喪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潘氏士遴曰流言者自東土流於王國使成王不知言之為誰後世所謂蜚語也不利孺子之言出自管叔若武庚雖包藏禍心而猶覬覦未啓故史只著三叔罪案

附錄朱子曰管叔及其羣弟至不利於孺子此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為辭若王敦之於劉隗刁協爾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集傳辟讀為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為致辟於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邪將自誅之也請之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

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集說 項氏安世曰孔氏謂辟者行法也居東則東征也信然則周公誅謗以滅口豈所以自明於天下哉予嘗反復本文則鄭說為是蓋周室初基中外未定流言乘閒而作成王疑於上國人疑於下周公苟不避之禍亂忽發家國傾危將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内論亦明向者倡為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内外之人始知其為管叔

之罪也衆論既明於下則漸可開曉成王之惑周公於是自作鴟鴞之詩極道家國之艱難心迹之勞悴以冀王之察已也王雖未能洞然遂信周公之忠然亦未敢決然遂以周公為非者蓋由左右諸大夫國人之論皆已明白無有一言以助成王之疑也○朱子文集與蔡沈帖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為是向董叔重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注說後来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於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於王王亦未必見從則當時事勢亦未必然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於陽城自是合如此若居堯之宫逼堯之子即為簒矣或又謂成王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不幸成王終不悟不知周公又如何處愚謂周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

金氏履祥曰古文尚書辟字作𨐨古文凡君辟刑辟之辟皆作侵唯此作𨐨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辟諧聲從辵從并皆屏避之義

附錄

孔氏安國曰辟法也告召公太公言我不以法法三叔則我無以成周道告我先王○朱子語類董銖問金縢我之弗辟馬鄭皆音辟為避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先儒誅辟之說竊謂周公之誅管蔡伊尹之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也此辟字與蔡仲之命所謂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終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間而入則周家之禍可勝言哉周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勿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

自潔其身而為匹夫之諒周公豈為之哉曰辟字當從古注說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集傳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穎達曰居東不知居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孔氏以居東為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罪人斯得或以為管蔡或以為周公官屬如何曰非也管蔡既流言成王疑之未知罪人之為誰也及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啓金縢而悟乃知罪在管蔡也若曰所謂罪人者

今得之矣又問所謂居東二年即東征否曰成王方疑周公豈得便東征乎二年待罪也東征三年非二年也

附錄孔氏安國曰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二年之中罪人此得○孔氏穎達曰詩東山之篇歌此事也序云東征知居東者遂東往征也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言初去及來凡經三年此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來故二年也○朱子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殺武庚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庶人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皆此時事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集傳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

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

集說 呂氏祖謙曰王欲誚公而未敢所謂未敢則悔悟之根本也

附錄 孔氏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故周公既誅三監而作詩解所以宜誅之意以遺王王猶未悟故欲讓公而未敢○朱子曰于後公乃為詩至誚公公既滅武庚管蔡而成王之疑未釋故公不欲遽歸留居東方而周大夫為作破斧伐柯九罭狼跋之詩○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為救亂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集傳王與大夫盡弁孔氏穎達曰皮弁是視朝服以啓金縢之書將卜天變孔氏穎達曰案省故事求變異所由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案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

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周公之藏書于金縢也徒以是事不得不藏非預知天時有風雷之變而嗣王之必將啓緘以卜之也成王之啓書于金縢也亦以其將卜之不得不啓非素知公有請死之冊將取而觀之也啓緘而遂知周公之心此豈人力之所能為哉○焦氏竑曰雷電風而不雨乃逆氣所感正天之動威以彰公德處可見向也流言居東雖不免乎人心之危疑今則風雷變動終難掩乎天心之公道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

言

集傳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説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集說黄氏度曰二公知周公爲武王禱而不知其為請代能隂相成王不諳周公而終不敢使成王

迎周公周公之忠終當有以感動成王者雷風之變固非意料之所及也○時氏瀾曰周公之卜二公何為不知當時周公既使二公不必與二公即不復與不惟不敢問周公亦不敢問百執事公命勿敢言見周公誠意感人之深至此而猶不言是孰使之然哉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集傳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

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案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昔公竭其勤勞於王家至欲以身代先君之死其至誠於社稷也如此而我以幼沖之資乃不及知此成王自反之言也今為此言則既已知之矣其所以知之者則以上天動雷電之威以顯周公之聖德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集傳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集說 林氏之奇曰以逆公為我國家之禮所宜比其至也則郊勞而親逆之故曰王出郊先儒以郊為玉幣謝天誤矣○吴氏澄曰王出郊以迎而天乃雨陰陽和也反偃禾之風而禾之偃者盡起天意回也凡大木為風所拔者既顛仆於地矣則合衆力起其榦令不偃又築其根令堅固也前言秋大熟後言歲則大熟其辭相始終以見未穫而禾偃既偃而復起雖遭風災而不害也

附錄 朱子曰王執書至歲則大熟歸禾嘉禾之書皆此後作周公自是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之詩也

總論 王氏樵曰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以旦代某之身一為周家大業一亦為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乃瘳又四年而崩成王纔年十三耳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於克商二年之

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同德以身任天下之重而豈知管蔡不平於旁武庚伺舋於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或以成王終不悟為疑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天理人事不閒毫髮周公之事人事已無不盡王心已必回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效哉至於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

附錄 陳氏大猷曰豳風諸詩其言與金縢所書皆昭然相合大誥序言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金縢言武王既喪管叔及羣弟流言則流言與叛皆在武王始崩之際不得分為兩節明矣亦非養寇三年而後始征也成王幼未親政凡事皆聽于師傅二公中調護成王中心雖不能無疑亦未敢明沮周公之行蕉成王諒闇國家之事惟冢宰是任在周公固可專其事矣四國之變征之少緩則蔓延莫遏周公豈

敢顧一已之小嫌忘宗社之大計邪迨夫三監伏辜居東以俟朝命而不敢遽歸此則公之避遠權勢以待成王之悟也以經證經正不必遷就牽合○陳氏櫟曰我之弗辟朱子初主孔注甚力後改從鄭說特與九峯言之固宜其用師說而不敢違也然證以蔡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接流言下與此之弗辟接流言于國下一也在彼可以致辟為刑辟在此何不可乎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我先王不審避之將何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矣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也首尾闗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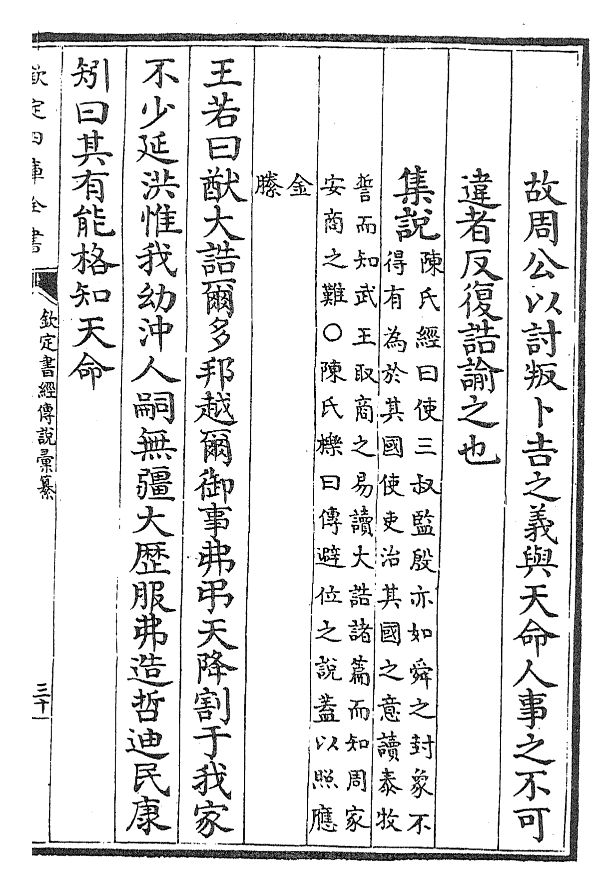
案金縢篇孔安國據大誥序三監淮夷之叛在周公相成王之初故以居東為東征又據蔡仲之命云羣

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故我之弗辟注曰辟法也此與豳風鴟鴞篇詩序相合至鄭康成箋詩始讀辟為避而分居東為二年東征為三年於是記年記事參差不同矣朱子釋詩既從孔氏書傳而蔡氏釋書則從鄭氏箋詩朱子與蔡氏手帖固在晚年然鴟鴞詩注究未曾改則讀金縢者未可盡廢孔傳而朱子前後辯論未決今亦節錄兩存以俟考焉

大誥

集傳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

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
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
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
古文皆有○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
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
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
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
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



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

集說 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亦如舜之封象不得有為於其國使吏治其國之意讀泰牧誓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陳氏櫟曰傳避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集傳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朱子曰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欲訓弔為至故音的聲非也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集說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林氏之奇曰政雖總於周公而成王在上為天子必稱王命以告之也○真氏德秀曰聖賢舉事必先誥諭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金氏履祥曰此言成王以幼沖嗣位流言展轉而事變如此未能上測天意如何以起下文求濟卜筮之意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玆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集傳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陳氏大猷曰渡水曰涉渡訖曰濟冀其

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集說孔氏安國曰若涉淵水往求我所以濟渡言祗懼○孔氏穎達曰王者征伐刑獄象天震曜殺戮則征伐者天之所威用謂誅惡是也天有此道王者用之用之則開不用則閉○呂氏祖謙曰大抵守成之君苟徒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為不善繼矣必賁飾其業大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者謂威既用於三監若不往伐是閉天之威用也

附錄王氏安石曰閉拒也天降威成王不敢拒故用寧王所用大寶龜紹天之明以斷吉凶而即天命也○朱子語類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皆非諸家所及

案王氏之說以用字屬下句朱子嘗取之蔡傳仍屬上句讀則以二孔注疏分明不欲更改耳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集傳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

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薛氏季明曰即命與金縢即命于元龜同意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集說蘇氏軾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此三監果動○林氏之奇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玄遠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矣此所以即命也○呂

氏祖謙曰寧王遺我大寶龜大誥一篇之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為言○陳氏櫟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注四國作大難於京師意其指流言于國歟○王氏樵曰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為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天明者吉凶之理昭然者也命命龜也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將言卜伐武庚之吉先言此以見卜之有驗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集傳腆厚 林氏之奇曰蘇氏以腆為厚案僖三十三年左傳曰不腆敝邑則腆字固當訓厚

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

既亾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呂氏祖謙曰反鄙之鄙如鄭子産曰鄭鄙邑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有三叔流言之疵民將不安武庚知之故其言曰我將紹我湯之業而光復之殷既復則反以我周家為鄙矣武庚以叛亡之餘而有反鄙我周邦之言則其志不小矣縱之一日則有一日之患此所以不可不征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集傳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幷吉也案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幷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為一誤矣

集說孔氏頴達曰武庚既叛聞者皆驚故今天下蠢動○將欲伐叛而賢者即來言人事先應也○

鄭玄云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王肅云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林氏之奇曰民獻與益稷所謂黎獻同將興師動衆以討不逞之武庚而十夫以賢能之才為我左右之助則我所有之大事固為休矣及其灼龜以卜師之勝負則三龜又皆并吉民獻有十夫予翼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家有必勝之理而武庚有必亾之勢如之何而不征也○楊氏時曰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方是時危疑之甚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勿疑朋盍簪之謂也○陳氏櫟曰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誥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著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也十夫馬融以為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稱十夫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集傳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集說 陸氏鍵曰此非國家誅叛之大典不足憑而反憑冥冥之卜也蓋殷王之裔或天心所未欲絶則取決於卜今卜伐而吉則此不過逋亡播遷之餘孽耳又何論艱大乎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集傳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林氏之奇曰與害澣害否之害同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集說時氏瀾曰邦君所以有此言者一則守常習故遭變事而不知其權一則見其艱大退避而畏

縮也○申氏時行曰艱大以事勢言見不可以輕舉民不靜二句以理勢言見不可不自反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集傳造為卬我也故我沖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沖人固不暇自

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孔氏穎達曰毖勞也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集說林氏之奇曰成王自責以為我以一身而負艱難之責則其毒民以興師者豈為一己之故哉我之興師既非徇一己之私憂凡欲聿追来孝以光大前人也則爾羣臣其可以徇私臆而不念天下之大謀與我合謀同心共厎安平乎故成王以此而責之也○陳氏櫟曰以大任責已以大義責臣非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艱而責不得辭也以義言之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為不義大矣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集傳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

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集說林氏之奇曰武王之克商既獲仁人又加之夢卜之協其天人之應不期而同所以遂克商而有天下今十夫予翼則是天助我民矣况又卜之吉哉天人之應亦如武王之世則我之征武庚不獨成寧考之功亦所以述寧考之事也○呂氏祖謙曰天之明示威畏乃欲輔弼我之基業如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弼之也大抵國家多成於憂患天雖降威不敢自沮此周公之自強亦所以畏天命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

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集傳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

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案此三節謂不可不

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集說林氏之奇曰武庚之叛是天之閉塞以使我毖愼蓋欲其操心危而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疢疾之中此正我戡定禍亂以成功之所也我其敢不極盡而使無遺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乎○卒寧王圖事于前寧人圖功攸終者蓋欲紹隆基業以繼前人之成績也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者蓋欲永膺歷數以繼武王之美命也唐孔氏曰三者文辭略同義不甚異大意推言當終文王之業須征逆亂之賊丁寧以勸民耳此說是也但不當以寧王為文王耳○王氏樵曰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況爾舊人乎曰事曰功曰休蓋互言之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為

事而成功於時受休於天者今適不幸有武庚之亂不能討定則前事有不卒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矣不訖事之咎我固不敢辭爾舊人與寧人昔日同功一體者亦何以自觧乎

附録朱子曰諸家棐字竝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顔師古注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許氏月卿曰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陳氏櫟曰以寧王寧人為文王固非以前寧人為武王舊臣亦未穏玩文意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為武王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厎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

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集傳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厎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基況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孔氏穎達曰菑謂殺草故治田一歲曰菑言其始殺草也其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孔氏穎達曰播謂布種后稷播殖百穀是也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

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集說孔氏安國曰以作室喻治政也父已致法子乃不肯為堂基況肯構立屋乎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又以農喻其父已菑耕其田子乃不肯播種況肯收穫之乎其父敬事創業而子不能繼成其功其肯言我有後不棄我基業乎今不征是棄之○時氏瀾曰周公深體武王之心勤勞如此成王或不能平三監之亂武王之心謂何今日之事必任其責可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集傳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

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集說胡氏士行曰前堂構之喻以自責此民養之喻以責邦君御事○王氏樵曰意邦君御事以王宮邦君室為言者顧以管蔡為難耳而成王言譬之有友來伐其子則為所畜養者亦惟急救之為是而不可猶豫坐視相勸以弗救也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

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集傳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

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案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真知之詞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虢叔閎夭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人之為亂臣又

何疑哉

集說

孔氏安國曰歎今伐四國必克之故以告諸侯及臣下御治事者○王氏樵曰迪知上帝命者心與天通自然合理者也知天命不易者未能真知而不敢不信者也在武王時商罪貫盈不可不討天命如此眷佑有周夢卜協吉天之棐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作亂不可不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予翼朕卜并吉天之棐忱亦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一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違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以昔時奉法之心為今日順天之義則與迪知者雖有閒而與爽邦者實同功矣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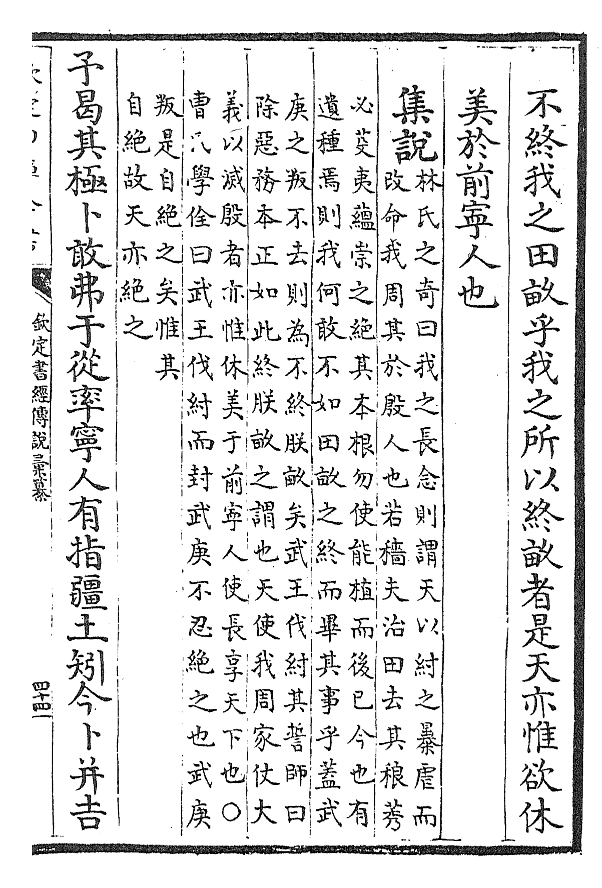
孔氏安國曰十人蹈知天命謂人獻十夫來佐周○孔氏穎達曰蹈天者識天命而履行之十

人謂上文民獻十夫此是賢人賢人旣來是必克之效也○林氏之竒曰武庚之亂神人之所共怒而邦君御事乃以為不可此十人惠然而來皆以為可征則夫十人者葢哲人也十人之所以為哲人者以其能迪知上帝之命故也○陳氏櫟曰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十夫十人前後相應

案十人迪知上帝命與民獻有十夫予翼蔡傳前後詮解不同然諸儒皆從孔傳以十人即是十夫葢此節經文未嘗明指武王時事周公在十亂之中亦未必自言及此似舊說可並存以參觀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集傳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絶其根本我何敢



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人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我之長念則謂天以紂之暴虐而改命我周其於殷人也若穡夫治田去其稂莠必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而後已今也有遺種焉則我何敢不如田畝之終而畢其事乎蓋武庚之叛不去則為不終朕畝矣武王伐紂其誓師曰除惡務本正如此終朕畝之謂也天使我周家仗大義以滅殷者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使長享天下也○曹氏學佺曰武王伐紂而封武庚不忍絕之也武庚叛是自絕之矣惟其自絕故天亦絕之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

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兹
集傳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
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
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
卜之所陳蓋如此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
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
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
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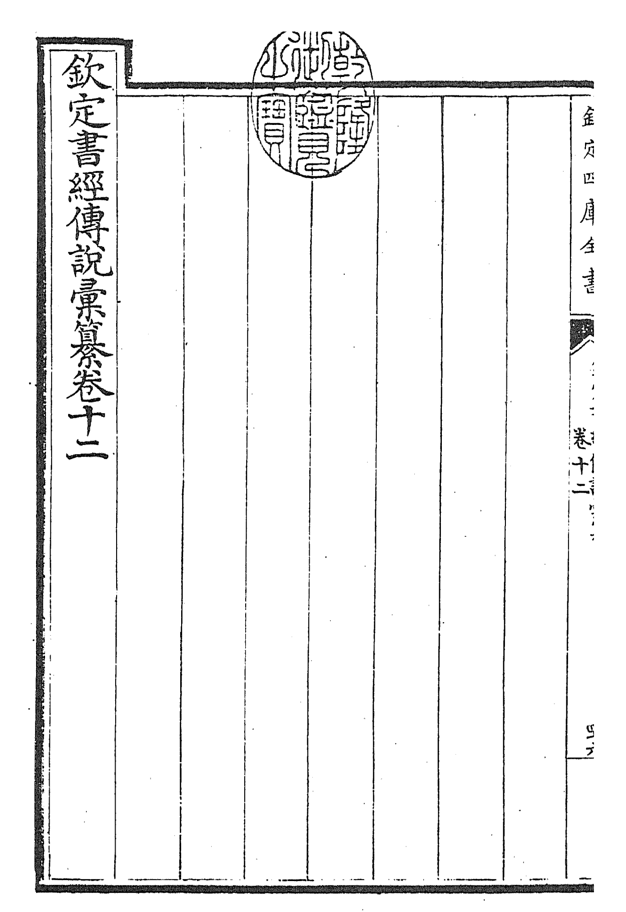
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

集說真氏德秀曰此以予永念㢧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所有之疆土皆前人之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命我所不可違三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惟若兹言卜亦不外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専恃於卜也○陳氏櫟曰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况今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此總承前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於東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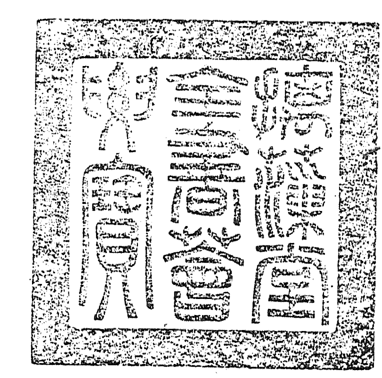
也

總論朱子曰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内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必欲以此聳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叛曰當初紂之暴虐天下之人胥怨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於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宗社為墟寧不動心兹固叛心之所由生也葢始於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固人之心及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及其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書亦難點如

大誥語句甚長今人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董氏鼎曰帝王之決大疑必詢謀僉同謀及乃心卿士庶民而後及卜筮蓋以人謀既協乃決於天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十夫予翼而卜又并吉此大誥一書所以始終言之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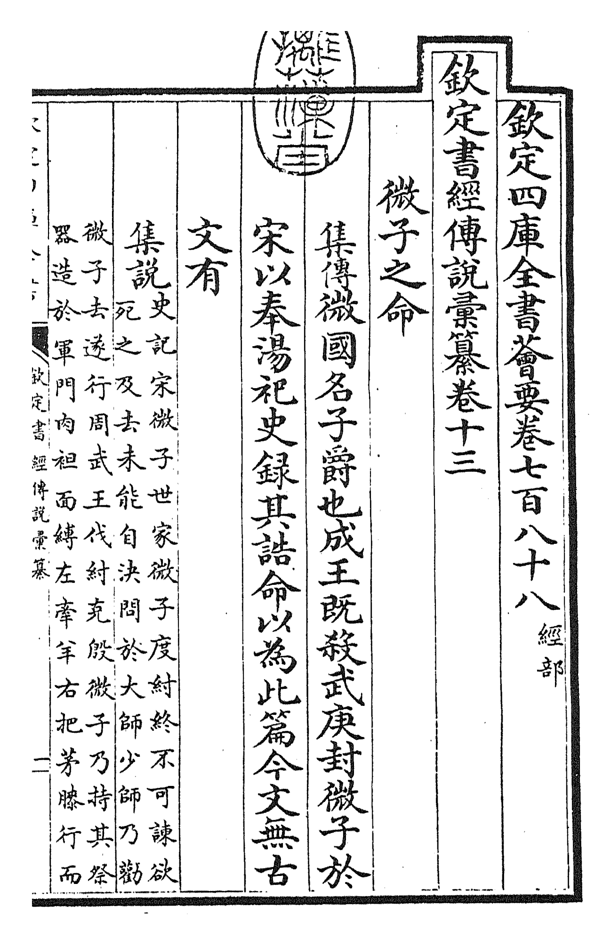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吳　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書經傳説彚纂卷十三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三

微子之命

集傳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録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集說史記宋微子世家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問於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

前以告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崩成王少周公代行政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孔氏穎達曰武王既克紂微子乃歸之非去紂即奔周也馬遷之書辭多錯謬面縛縛手於後又安得牽羊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林氏之奇曰微子之篇曰詔王子出廸孔子曰微子去之則微子雖去商亦遯於荒野而已未適他國也及武王既克紂痛社稷之無主於是始抱祭器以歸周微子既歸於周但以殷之封爵居其舊位而已使武王之命殷後擇其賢而立之則必以箕子微子先於武庚矣然所以立武庚為商後者非二子之讓而後立之也武庚紂之嫡子舍而不立尚誰立哉惟武庚與三叔同惡竊發周公既已東征而誅之矣則殷命自此而黜

焉序所以先言成王黜殷命而殺武庚然後繼之曰命微子啟代殷後也蓋武王之立商後則因其故都至成王之封微子則始國於宋樂記曰武王克殷既下車投殷之後於宋唐孔氏曰微子初封於宋不知何爵此時因舊宋命之為公令為湯後此蓋順樂記之言而文致之耳未必有所據也○微子者殷圻内之爵也既已封之宋則當曰宋公令不曰宋公之命而以微子之命名篇猶稱殷爵者蓋殷臣之容於周者也故雖爵為上公尹茲東夏而以殷爵圻内之封為稱號至於後世子孫亦皆以微子稱之非有他爵謚也

案蔡傳以微子封宋為成王時事與書序及史記相合觀經文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自是始封就國之體或謂武王封微子于宋者據樂記言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是也但記者特詳於論樂不似書序

史記專論微子時事始末備悉故陳澔集說云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叙黄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則亦以蔡氏書傳為斷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集傳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

禮典禮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咸休永世無

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二王之後各修其典禮正朔物色與時王並通三統為時王賓客與時皆美長世無竟○孔氏穎達曰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書傳云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為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二王後得郊祭天以其祖配之鄭云命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謂通天三統是立二王後之義也此命首言稽古則立先代之後自古而有此法也○林氏之奇曰惟稽古崇德象賢此總言其所以封之之意也林子和曰本成湯而言之則曰崇德自微子而言則曰象賢此說是也蓋非成湯之盛德有奕世之餘慶則何以使其爵土之不絕非微子之賢則何以繼先人之緒而修其制度乎○呂氏祖謙曰象者欲其盛德

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聖人開一代之治各有一代之典禮周既受命商之禮物不可用矣而禮物之舊獲修於微子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況消息盈虛何常之有損益之理如循環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救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歷年未遠止得商頌十二篇孔子删詩五篇而已禮物之不修故也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寛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集傳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朱子曰裔衣裾之末衣之餘也故以為子孫之稱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集說呂氏祖謙曰齊聖廣淵於此識湯德之全體湯克寬克仁其開六百年基業正在於寬○時氏瀾曰後世傳記多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不知自古人君立一代規模未有不出於寬其間有若整治嚴肅者亦寛之用耳○陳氏櫟曰湯之寛非縱弛之寛乃自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爾湯之功德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

以生下文之意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

集傳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王氏樵曰履其後曰踐能敦行之曰修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用也

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陳氏師凱曰自豐鎬言之則宋在東宋國今為歸德府屬河南即高辛氏閼伯所居商邱也有微子墓地理今釋蔡傳云宋亳在東故曰東夏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宋微子所封以為湯後也此象賢之意

集說王氏安石曰宋商後得郊天故云上帝時歆○葉氏適曰周制三公在朝八命有功德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二王後亦出封之公也○張氏九成曰恪慎在心肅恭在貌克孝内也故言恪慎神人外也故言肅恭○真氏德秀曰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恭神人是事神治人亦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祗協古聖賢惟於敬用功而已微子之德信乎其為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集傳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金氏履祥曰服謂上公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偪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

僭非僭無偪謹其服命遵守典常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

集說蘇氏軾曰方武庚叛後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林氏之奇曰立二王之後欲其統承先王故勉之以弘乃烈祖欲其修其

禮物故勉之以慎乃服命欲其永世無窮故勉之以世世享德欲其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故勉之以俾我有周無斁○黃氏度曰杞宋一體杞遂微弱不振宋歷春秋為望國與周俱亡微子之德為有傳也○真氏德秀曰微子既篤於敬矣猶以欽哉勉之欲其敬而又敬也往敷乃訓欲其以修於己者布其教於國人也○陳氏大猷曰此章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王氏充耘曰宋一諸侯耳如何為萬邦式蓋宋先代之後諸侯宋魯於是觀禮有欲學殷禮者必之宋也○孫氏繼有曰王室以國家言故曰蕃一人以君身言故曰昭德在烈祖而微子能光大之曰弘德在微子而後世能憑藉之曰享有民以東夏之民言言民之所觀法者在始封之君萬邦以諸侯言言諸侯所觀法者在先代之後在微子曰綏位在周家則曰無斁末有周有斁志而宋能綏位者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集傳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嗚呼者又嗟歎以重其言也言我之所以命汝者其言丁寧反覆如此則爾之往即爾封惟無廢我所命汝之言服膺而勿失則其體莫大於此矣

總論王氏炎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竝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真氏德秀曰此非特得誥命

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平略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呂氏枏曰微子之命義而仁信而禮其賢王誼辟之志乎故自崇德以下皆言古制也乃祖成湯以下言崇德也踐修以下言象賢也往敷乃訓以下則言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與國咸休也故弘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皆統承之事也慎乃服命率由典常者皆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毗一人俾我有周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

康誥

集傳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

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勗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

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冡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徐氏廣曰茲者籍席之名與

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脱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集說朱子曰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己意以告之乎决不解如此五峯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敘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也○或問孔

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蓋有朕其弟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父矣又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考又有寡兄之語亦是武王自稱無疑如今人稱劣兄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決無姪先叔之理○問殷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庚之外又以封之乎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

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集傳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地理今釋東國洛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新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內東

北隅自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洛誥所謂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又名下都周遷殷頑民于此史記正義云東周古洛陽城也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縣東北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初造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林氏之奇曰洛邑之地既為天地之中故作新之而四方之民莫不和悅而來會也其列爵分土布於九服之國則侯甸男采衛五服之諸侯莫不咸在也周制為九服王畿之外五百里曰侯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之外則蠻服矣衛服以内即禹貢之綏服蠻服以内即禹貢之要服故其會於洛邑者惟此五者而已○陳氏櫟曰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洛在東故曰東

國洛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人心本自和也播民和因人心之和而播數宣暢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以召誥攷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内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丕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誥治也如召誥傳中引春秋傳士彌牟營成周之類參以召誥日月脗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强附於此全不相應其為洛誥脱簡何可疑者○陳氏雅言曰遷都定國之事非民之和則不足以有為非民力之勤則不足以有成然其所以能勤者皆由於能和也其心既和則其力自勤而況有百工以播其和有周公以咸其勤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集傳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舊説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集說吳氏棫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此書稱小子之故康叔與武王周公皆太姒之子安得為尚幼今陝右之俗凡尊命卑貴命賤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辭此所謂小子亦然

○王氏栢曰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為此丁寧之言見康叔者為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集傳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凡欲其修德以子惠斯民而已其為刑罰殺戮則誠有

所不得已焉董仲舒曰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則積於空虛不用之處如此見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以成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明德者陽出布施於上之譬也慎罰者使陰入伏於下之譬也明德謹罰則文王愛民之心至矣○陳氏大猷曰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於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於罰○王氏樵曰寀罰謂之慎言輕重適當不妄加耳成二年左傳謂務去之之謂而蔡氏引之何也蓋辟以止辟刑期無刑此自古聖人明刑之本意也後世鮮復知之矣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後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

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東土

集傳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

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蠡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已之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

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

集說孔氏安國曰惠恤窮民不慢鰥寡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孔氏穎達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林氏之奇曰論聖人之盛德必稱其不廢困窮不侮鰥寡者蓋困窮鰥寡人情之所易忽者而仁惠加焉猶不敢侮慢則其深仁厚澤所以覆被斯民者無以復加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祗祗明德之事威威慎罰之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土地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慢易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

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集傳此下明德也適述衣服也令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林氏之奇曰若說命所謂說乃言惟服是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適文考又欲敷求商

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述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力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

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集說林氏之竒曰康叔之治民固不可不取法於文考然文考必取法於殷先哲王及商耉成人故既祗適文王則當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耉成人也殷先哲王商耉成人必取法於古先哲王故既敷求殷先哲王遠惟商耉成人則當別求古先哲王也古先哲王必取法於天故別求古先哲王則當弘于天也至於弘于天則無以復加矣道之大原出於天故也召誥曰無遺壽耉曰其稽我古人之德曰其有能稽謀自天亦此意能弘于天則能順性命之理以成其德而可以裕乃身矣○胡氏士行曰凡羣聖心傳

之妙制作之法悉聞悉見則學問精深衆理該貫道之大原其出于天者裕然在乃身而後王命可以不廢矣○王氏樵曰弘于天之説蔡氏實本程子易傳之意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蓄人之蘊蓄由學問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迹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愚謂大畜即所謂弘于天也天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多至于一旦豁然貫通焉斯可以言弘于天矣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集傳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治民務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夏氏僎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瘝乃身敬哉以下即當敬之事○朱子曰恫瘝常如疾痛之在身則無不覺矣○時氏瀾曰令命爾為諸侯非欲富貴爾身乃委疾痛於爾身耳天心難奉民心難安爾自此以往當盡其誠心不可安康而好逸豫此心不分於逸豫則必專於人民如鰥寡孤獨人所易虐能撫摩之是惠所不惠也纖悉微小人所易怨能力行之是懋所不懋也所以然者正以為弭怨之道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集傳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

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集說朱子曰鼓之舞之之謂作鼓之舞之如擊鼓然自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之所以感動者由其本有此理但上之人既自有以明其明德時時提撕警發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已耳○陳氏大猷曰殷民乃天命所視以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陳氏櫟曰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大學傳引康誥曰克明德即截上文克明德慎罰一句止三字引作新民即此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於康誥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新民者言克明德作新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祖述之○王氏樵曰惟

以德化民而不恃刑罰以為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此德意以和保殷民於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蓋我承文考誕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我受文考時叙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於殷民既化卜之夫以事之在汝者而有助於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於汝此寄託之重而期望之深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集傳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集說蘇氏軾曰此設為死罪之大小以明其情之有輕重非謂小罪為可殺也如甲乙皆有死罪而甲之罪小於乙非謂其罪不至死也今世之法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寘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過失殺雖已殺皆贖與此意略相似○林氏之奇曰用刑之道惟敬故明王制曰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

盡心焉惟盡心而不苟則既致其敬矣既致其敬則其意論輕重之序謹測深淺之量豈有不明者哉○金氏履祥曰過自己生為眚罪自外至為災○陳氏櫟曰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蓋敢常越執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怙終者皆殺之也此又宜於作不典觀之○陸氏鍵曰慎罰之本敬則明明生於敬下舉此二等以見例肆赦賊刑有虞先有法之經而後舉此示法之權殷民情變而莫測不可以常法律止可權情之輕重耳加重于匿情而末減于輸情所以儆頑矯枉也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集傳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勑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

集說林氏之奇曰前告之以敬明乃罰故此以為有其敘則是汝能明之也刑既明則民服矣故天下莫不曉然知上之好惡此所以相戒勑懋勉而莫不和平也然汝之用法必常有不忍人之心而後可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於中心之所誠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哉舉斯

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張氏九成曰刑罰足以制人之形而不足以服人之心必不棄刑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其心宜民勑懋而且和也○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保其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王氏樵曰明者聽之得其情而處之當于法也明服情相得而足以服乎人也惟民其勑懋和是人無不服處若有疾以下又是於明服中分開兩端而言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己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為德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為而畢舍其咎矣民之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穽在前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治民民自慕

於善而無不安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集傳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刵周官五刑所無吕刑以為苗民所制

集說黃氏度曰刑不得已而用之要為奉行天討吾何容心焉故曰非汝封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劓刵輕又曰丁寧之辭刑輕人亦輕用之故丁寧之如此周官五刑無刵呂刑曰劓刵椓黥劓刵相屬豈二罪同科而有輕重歟鄭康成謂臣從君坐之刑未見所據○胡氏士行曰若疾若子以待吾民可也刑可輕刑殺劓刵之乎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集傳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陳氏大猷曰臬門橛也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

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今案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金氏履祥曰康叔為司寇載在定四年左傳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蘇公忿生為司寇耳

集說金氏履祥曰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於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於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吳氏澄曰野之獄訟各有大夫士自治其事不屬國中故曰外事

蓋如魯之費郈楚之申息齊之平陸靈邱也司之者得其人使之師此殷罰之有倫理者殷法乃殷民所習知故師之以治殷民言罰不言刑舉其輕者言也

○陳氏櫟曰用殷罰正是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何以師用殷罰為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得此為武王之辭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集傳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殷家之罰信有倫矣因之要辭固麗於法矣然汝猶未必能得其情也當服而念之自五六日至於一旬又其久者則至於一時法固然矣無可生之道矣乃可大斷其辭而加以刑罰也

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正得周之遺意也○陳氏大猷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謂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陳氏櫟曰歐陽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為囚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亦合此意○申氏時行曰曰服念見有矜恤之仁曰丕蔽見有明斷之義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集傳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與

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集說　林氏之奇曰言殷罰殷彝唐孔氏曰衛居殷墟又周承殷後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謂當

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有啟故事可兼用者若今律無條求故書之比也啟罰有倫罰蔽啟彝即上文所謂有敘也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即上文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也〇陳氏櫟曰雖盡遜而惟曰未遜心常不自是則虛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刑所謂雖休勿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〇劉氏應秋曰戒泥古戒徇已是謹於方用之時戒矜喜是謹於既中之後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集傳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

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集說陳氏櫟曰能慎罰者汝之心欲汝慎罰者我之心我之心惟欲以德行罰耳我之與汝心實相知所以深相孚契相戒飭也○申氏時行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為不忍之心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之為好生之德康叔同有是心故能以心契心而知朕心同有是德故能以德契德而知朕德有此心德則刑罰之本以端而用之可以無不當矣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集傳越顛越也孔氏穎達曰顛越人謂不死而傷盤庚云顛越不恭暋強憝惡也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

犯罪為盜賊姦宄潘氏士遴曰卦用巧術曰姦內用計謀曰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强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集說林氏之奇曰好生而惡死者天下之真情也人惟畏死然後可以死懼之既不畏死矣則何所不至哉此其所以犯天下之所共怒而無不惡之也○呂氏祖謙曰說者以九民自得罪以下與上文不叶蓋舉一端以為證驗也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所謂刑加於自犯之罪也用刑皆如此則契公理矣所刑苟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己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

集傳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

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孫氏繼有曰想周禮大司徒不孝不弟之刑自文王所創立者故曰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集說孔氏安國曰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無得赦○蔡氏卞曰先責子之不孝然後責父之不慈先責弟之不恭然後責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呂氏祖謙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故以殷罰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陳氏櫟曰案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不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後方嚴齊民之刑何用法峻急之有○王氏樵曰案孟子嘗引殺越人于貨愍不畏死以為不待教而誅者也此為不待教而誅則由文王作罰者為教之而不改者可知矣觀舜以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屬之臯陶是元惡大憝直命臯陶刑之而已至於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屬之契不以其不親不遜而遽忿疾之也而教之教之而又在寬焉則文王之罰其所以先後乎此者可知矣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集傳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

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

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集說孔氏穎達曰正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小臣諸節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史諸有符節者○林氏之竒曰薛博士曰庶子者公族之官也周官諸子掌國子之倅燕義以謂天子之官有庶子之官文王世子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於父子之義長幼之序其所掌則諸侯與天子之官同故燕義之所掌與周官無異也所謂訓人即如文王世子所言是也此其所謂掌與天子之官同以外云者指衛而言也正長也正人謂衆官之長若周官宮正主中官之長司會主天下之大計之官之長是也○真氏德秀曰上文寇攘姦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乃别播敷造民大譽謂我所惡者不孝不友也諸臣不以此訓民乃别立條教以要譽愚俗使其不知

不孝不友之為惡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引惡謂引而入於不孝不友之地此所以速由茲義以率殺也蓋導民以惡乃賊人心害風教之大者不然安得遽以刑殺加之乎

案爾雅戛訓職謂常法故孔安國以為戛常也孔穎達曰猶楷也言為楷模之常意令從蔡傳只是寘之法之意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集傳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

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集說林氏之奇曰不能厥家人如文十六年左傳云不能其大夫至於君祖母以及國人也○朱子曰乃非德用乂言汝若寬縱則小臣外正皆得為威虐汝之為此欲以德乂民而實非德也姑息而已○金氏履祥曰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也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集傳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集說陳氏櫟曰前兩言速由何其急也此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其以刑齊民以懲戒人之忌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王氏樵曰此示慎罰之標準文王克明德語其實曰敬止充慎罰語其要曰敬忌後之欲明德慎罰者師文王而已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明德自內而驗之外慎罰自外而本之心也○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

疑若無常殊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典常也

王曰封爽惟民廸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廸不適不廸則罔政在厥邦

集傳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廸即廸吉康之廸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茍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廸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

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集說真氏德秀曰欲導民於吉康其何以哉惟於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蓋殷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於仁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於孝弟此則所謂吉康也政者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所謂政者合教化而言後世所謂政者離教化而言○王氏肯堂曰明思夫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尤當導之以德而躋之遷善遠罪吉康之地也夫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則道之以德非吉康而何道謂先之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

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集傳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静未能止其心之狠疾廸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集説蘇氏軾曰今殷民不静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為千里況其顯聞于天者乎○金氏履祥曰前責之民因責之臣責之臣因責之康叔此二章武王又反之身而自責焉篇中一節上一節○陳氏櫟曰爽惟蓋

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張氏爾嘉曰民皆吉康正德之説足矣而慮有不從者則不免于罰之行故告以德在先而罰在後以己所監於殷先哲王者併示之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集傳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寛裕不廹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絶

矣

集說 薛氏肇明曰忱者至誠之道也敏者至健之德也惟至誠故能有守惟至健故能有為○真氏德秀曰裕乃以民寧不必言行寬政但自無作怨以下數句行之優裕即所以致民之寧而民不瑕絕之也蓋為善未至於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陳氏大猷曰為治有不易之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舍是則為非謀非彝王恐叔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丕則敏德大法古人之敏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慮其悠悠而欲其汲汲故以敏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欲其安汝心安則恐其警省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顧汝德顧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能優游寬裕而與民

相安矣○金氏履祥曰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集傳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集說蘇氏軾曰高乃聽聽于古也告以文考先哲王之道所聽豈不高乎○董氏琮曰肆語辭如肆

祖厥敬勞肆往姦宄皆語辭也○王氏樵曰治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命殷民之寄中再以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殷民結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集傳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世享其國也世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集說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是知致敬之道乃修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於此○陳氏櫟曰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於勿替所當敬之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聽則殄享不

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總論

呂氏柟曰明德慎罰二事固一篇之綱領然而明德尤為之本故不敢侮鰥寡以下言文王明德慎罰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康叔明德也然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恫瘝以下欲其盡諸己乃服以下言所以當明德之故也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謹罰也然敬明及有敘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朕德惟乃知多言罰之宥也然或欲忘己或欲師殷或欲服念用義刑殺以為遯事則固非縱也是即不可殺若保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是心而後

能為是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寇殺或言亂倫或言違教瘝君則固非刻也是即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又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實由於德之未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説于汝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作怨以下專言盡明德之事以裕民則罰可廢矣肆予小子封以下則欲其聽言蓋又以天命殷民警之則所以明德而謹罰者自不能已是康誥之旨也

酒誥

集傳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令文古文皆有○案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
書以其皆為酒而誥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
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
王曰封我西土棐祖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
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為衆人
而作則首稱其衆為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為
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
書首稱君陳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

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為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毖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内則明大命之責康叔

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

集說朱子語類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子雲亦不曾見○吳氏澄曰康叔封於紂都就封之時武王有誥之之辭載之於康誥之篇矣又特誥之以此俾往妹土敎戒其臣民勿湎於酒而別為酒誥

之篇○陳氏櫟曰此篇初以酗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為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於國人後方呼康叔名以丁寧之至末云弜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其以身率國人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集傳妹邦即詩所謂沬鄉地理今釋妹邦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有妹鄉孔傳云妹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桑鄘國風桑中詩曰妹之鄉矣沬之北矣沬之東矣此所謂妹即詩之沬也妹為紂都故名妹邦○○薛氏季宣曰妹古沬字沬水在衛之北沬邦衛也○○金氏履祥曰此以下令康叔誥殷民之辭也○陳氏櫟曰大命即下文是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
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集傳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
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毖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
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
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
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
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

得誥毖庶邦云

集說孔氏安國曰父昭子穆文王第稱穆○孔氏穎達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據世次偶為穆也僖五年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郕霍等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為昭又曰邘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衆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早賤更別目之○林氏之竒曰王氏謂誥毖誥教以敬事故曰穆考夫以穆為敬則與康誥之稱丕顯考同而詩又有穆穆文王之語其說亦通然不若先儒以為昭穆之穆為不費辭也○周自后稷始封於邰公劉遷邠大王遷岐則其國於西土也舊矣而以為肇國在西土

者漢孔氏曰西土岐周之政其意謂文王治岐後遷於豐故以肇國為岐周之政而薛氏之言尤為明白

曰文王自大王王季有西土之國則其誥毖臣民如此也○周官曰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此言庶士周官之所謂殷也此言少正周官之所謂貳也○文王所以朝夕之間諄諄告戒者蓋以天之降命於我始使為酒者惟以大祀故也非大祀而用之則非天之所以降命之本意矣先王設為酒正之官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以辨其五齊三酒之名於祭祀共之以實八尊凡以奉天之命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

集傳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

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集說朱子曰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其說曰酒之為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絶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

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吕氏祖謙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為酒所困即天降威也○史氏漸曰吾竊喜衛人何其服酒誥之訓世守於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之世上下沉湎衛武公作賓之初筵以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於禁防又能以其所以為禁防者傳為子孫法焉○陳氏櫟曰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於酒知其祭祀而本於降命之天又能於燕飲而凜然知有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沈氏辭曰惟行惟辜見非此酒則無此行無此罪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

無醉

集傳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集說林氏之竒曰陳少南曰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敢飲如此則常乎酒者無有也此說是也夫無常酒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所當飲而飲之故於庶國惟因祀賜胙而飲之則其所飲者不以為常矣雖其所當飲而惟以德將之則豈至於醉而亂哉○陳氏櫟曰以德將之不至於醉天理足以制人欲也

及亂而喪威儀無德以將之故耳○孫氏繼有曰雖當飲酒之時亦不可無飲酒之節德將乃獻酬升降雍容有禮之謂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集傳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集說呂氏祖謙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當時飲酒者必以為小德無害於事殊不知正病之根源也以為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故不可分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真氏德秀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廸子弟惟土地所生之物是愛故其心臧蓋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則其心蠹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聽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於耳者熟聽之聰則志於心也恪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金氏履祥曰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廸之○朱氏宗道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故云厥心臧心臧有孝養父母能盡綱常倫理意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

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集傳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集說林氏之奇曰天之命民以為酒者蓋使其奉祭祀而致其孝而已今致用酒以養父母是亦孝

也觀七月之詩既言其終歲勤動而有于耜舉趾之勤則爲之言其閒暇逸樂以盡其孝敬者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蓋古人所以敦厚風俗而作其和順之心者正在於此則以是而飲酒豈爲過哉○呂氏祖謙曰聖人之教至於斷絕人情則不行所以閑其飲酒之門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真氏德秀曰此土之民久染沉酣之俗繼自今宜純用股肱之力以從事於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於理爲長○胡氏士行曰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皆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

克羞饋事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集傳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朱氏養醇曰享神為正而

我後欽是副之也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李氏杞曰元德即中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王氏充耘曰永不忘在王家所謂有成績以紀於太常之類案工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絶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廹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集說蘇氏軾曰酒人情之所不能免禁而絶之雖聖人不能故戒其沉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聖人之禁人蓋如此○真氏德秀曰此乃武王誥教庶正庶伯之詞欲其能長自觀省每有動作必稽乎中德無過與不及也中德即中道也即身而言則曰中德即事而言則曰中道○陳氏櫟曰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領上文之德將無醉下文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互相照應云○王氏樵曰常常反觀内省是下工夫處念慮云為悉稽乎中正而無過不及此非僻不萌德性常用處事神之道難於事人故先推原其本如此○非以人臣之職盡於羞者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羞者言其無彝酒爾謹酒如是則信為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曠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集傳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酒之教其大如此

集說孔氏穎達曰此乃總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棐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御事謂國君之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酒也○林氏之奇曰先王之所以享天休命爲社稷無疆之慶者豈惟修之於身動容周旋莫不中禮而無有沉湎淫泆之過哉蓋其訓誥之所啟迪教化之所漸被若內若外若小若大無不翕然而從之此治道之所以大成而天命之所以永享也○吳氏棫曰凡稱我皆武王

自謂也余謂三篇皆武王書觀此一節可以無疑矣或者終謂周公代成王之言何為三篇無一言及武王周公達孝不應遽忘之若是也若果周公之言則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之下但繼以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乃周公受之而武王不與也無是理矣○王氏充耘曰沉酒者喪亂之原則不耽于酒者固興邦之所由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廸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集傳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

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集說孔氏穎達曰以周受於殷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戒○林氏之竒曰君之畏相不在於體貌則臣之以恭而輔君亦豈在於擎拳曲跽而後為恭哉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厥

棐有恭則知責難矣惟御事之臣思夫責難以致其恭則將朝夕自飭而不恤其私而況於崇飲乎御事謂凡治事之臣非指定其人而稱之也○應氏鏞曰古之王者克自抑畏固無俟乎勉強然必擇其道隆德盛者以為輔相而尊敬嚴憚之所以維持其敬心而不懈也○陳氏經曰廸畏行其所畏也上畏天道之顯明下畏小民之難保畏天畏民無隱顯輕重之間德者得此理經德常其德而不失也哲者明此理秉哲持其明而不昏也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真氏德秀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於敬舉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耽於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機宜深味之○陳氏櫟曰言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故不暇湎酒而興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廸畏天民則常若上帝之臨汝常見小人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縱酒則天斷雖可

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王氏樵曰成王畏相則為君者同一敬畏之心惟御事棐有恭則為臣者同一敬畏之心君以論相為職相以正君為職求其正己而非求其適己取其可畏而非取其可愛則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不以趨和承意為能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不以榮身固寵為術則厥棐有恭矣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集傳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

長伯在内服則有百僚庶尹林氏之奇曰庶尹庶官之長惟亞孔氏安國曰亞次大夫○孔氏穎達曰舉大夫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惟服陳氏大猷曰惟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林氏之奇曰宗工尊官國中百姓與大里居者孔氏安國曰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

御事而言

集說陳氏經曰商先哲王以廸畏為心己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羣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堯舜之兢業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鰥寡武王之夙夜祇懼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為能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飲亦且不暇飲所以不暇者果何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陳氏大猷曰朝廷君臣風化如此宜乎內外皆不敢湎于酒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飲也○王氏樵曰言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承君相之意而欲其成美如此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集傳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祗保者惟

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

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

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集說 陳氏櫟曰此章與前多相反相應前曰祀茲酒此曰弗惟德馨香祀庶羣自酒腥聞在上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令不以祭祀而惟用於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穢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喪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王氏樵曰逸字有二有安逸之逸有縱逸之逸此不自息者乃縱欲之逸也○王氏綱振曰此節凡三言酒先曰酣身繼曰荒腆末曰腥聞有一節甚一節意所以始于喪德終于喪邦而天之降威卒不能逃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集傳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集説林氏之竒曰荀子曰水静則明燭鬚眉則水可以監形也形之妍醜監於水固可以見之至於政之醇疵豈水之所能監哉必監於民而後見也以民為監其有益於己者大矣○陳氏櫟曰此總結上文引殷先哲王後嗣王兩章而起下章欲康叔率羣臣以剛制酒之意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集傳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内史掌八柄之法陳氏師凱曰六典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八法官屬官職官聯官常官成官法官刑官計也八則祭祀法

則廢置祿位賦貢禮俗刑賞田役也八柄曰爵曰祿曰予曰置曰生曰奪曰廢曰誅也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大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

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

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

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

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

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

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

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

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之而況毖於

酒德也哉

集說 王氏安石曰殷獻臣謂賢臣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謂四方諸侯揆於衛者服休者以德為事謂在位者也服采者以事為事謂在職者也戒康叔劼毖於酒先當劼毖所賓所友所事之人亦畏相之類也○林氏之竒曰康叔為諸侯之長故其所劼毖者及於侯甸男衛也獻臣百宗工謂賢臣之為百宗工者上既言殷獻臣則此獻臣其未嘗仕於商者乃周臣也先儒曰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此三者雖無所經見然惟圻父見於詩其詩曰圻父予王之爪牙圻父師爪牙之士則其為司馬可知也圻父司馬則農父之為司徒宏父之為司空亦可以意見之蓋古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武王牧野之戰其誓者司徒司馬司空而已梓材之篇亦舉此三卿惟康叔之有三卿故雖無所經見當從先儒之說

○朱子曰矧惟若疇至定辟古注從父字絶句荆公從違保辟絶句𡚁出諸儒之表○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内史内史惟天子有之内史是商故臣康叔所當親之為友者也○陳氏櫟曰剛制固劼毖之意而用力加重焉此章有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職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以上所戒勅言剛制以己所撿制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王氏樵曰劼毖者力戒謹之使不湎於酒也殷獻臣殷之故家遺族人望所在故以是為始也此文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於殷墟者皆是侯甸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得劼毖之與文王誥庶邦同義既曰獻臣何待于劼毖蓋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亦有所未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也教衛臣則自貴者始太史内史皆曰友者太史内史之官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百僚大

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疇則宗工中之尤重者也爾事蓋即後世所謂賓師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侯國之三卿名位通於天子列於六職故謂之若疇非謂三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集傳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

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集說 薛氏肇明曰衛承紂之舊俗其民沉酗於酒武王既封康叔故陳飲酒之戒為法以告衛邦刑以重刑亦隨時之義也○金氏履祥曰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即叛亂可知○方氏孝孺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於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為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為過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為是言也蓋愛其民之

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陷於罪之為美乎武王以為使殷民酗醟而至於為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感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王氏肯堂曰予其殺者嚴為之刑而未必殺也故曰無佚曰殺見除惡之義曰歸周曰其見議獄之仁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集傳殷受導廸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集說董氏鼎曰殷諸臣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王氏樵曰湎酒而不曰

羣飲此其罪之所以殊耳如時說則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亦有難通者○申氏時行曰教之者即羞者盖饋祀之言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集傳有者不忌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忌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集說劉氏應秋曰此承上姑惟教之而示以賞罰之典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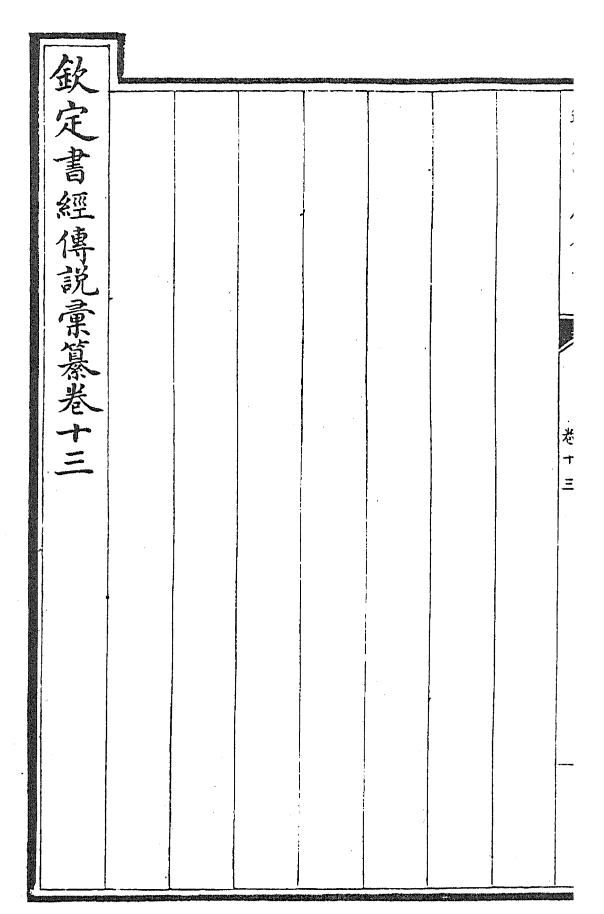
集傳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集說胡氏士行曰此正身正官以清不飲之原也故以終篇○陳氏櫟曰酒誥一篇始終以毖慎言篇終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云案勿辯乃司民湎于酒說者不同句讀亦異孔氏作一句讀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唐孔氏謂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王氏曰汝司

民有湎于酒則以正治之勿為之辯以為無罪蘇氏曰當專一司以察沉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呂氏讀勿辯為句謂彼有循舊習者汝不可辯說誅之舊習實乃所司牧之民湎于酒是誰之過歟蔡氏讀勿辯乃司為句其說最優於諸家○焦氏竑曰上言臣之惡輕于民故待臣必寛于民此言民之治由于臣故教臣當先于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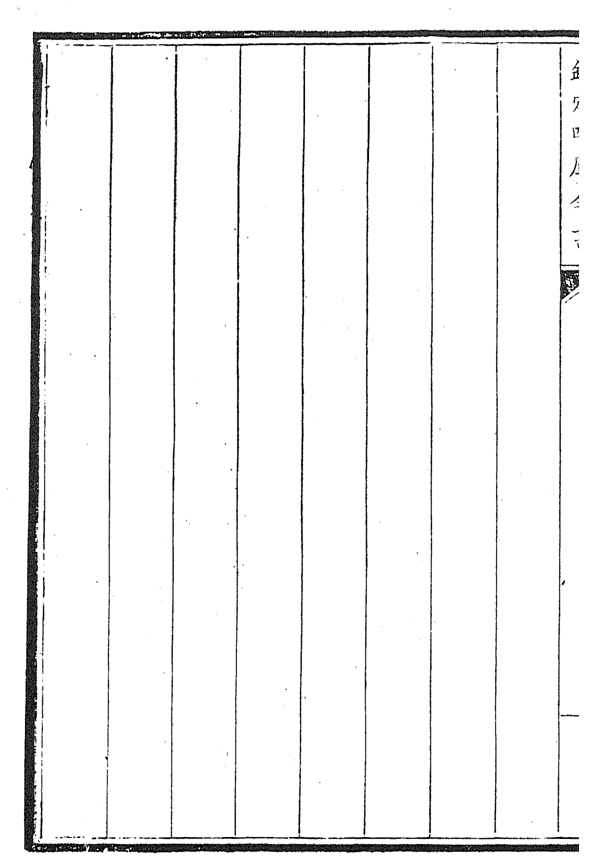
總論 董氏鼎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下達求諸陰之義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冠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未嘗過也自禹飲儀狄之酒而疏之後世何莫由斯然則文王之教不惟當明於妹邦也○王氏樵曰武王作誥最初禁酒恐民喪德敗性慮至遠教至周也後若漢文帝戒為酒醪以糜穀景帝以歲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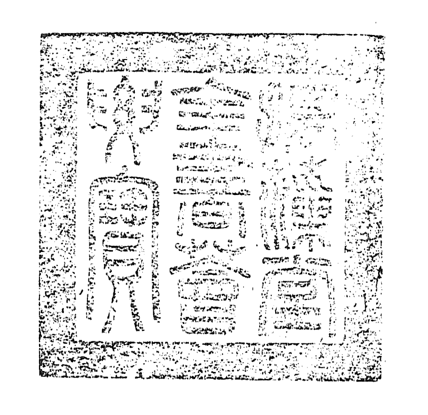
禁酤猶有古遺意然所謂不惟不敢亦不暇者已不復及矣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三

謹按第二十一頁後四行集説刑可輕刑殺劓刖之乎上刑字疑誤





覆校官檢討臣陳夢元
校對官編修臣張秉愚
謄録監生臣馬心綏